



平泉山居遗址,已成为“洛阳八景”之一

◀ (上接14版)

同样有些讽刺的是,李德裕在创作第一首追忆平泉山居的诗歌时,他尚不曾在那里住过。大和六年(832年)李德裕回到京中任兵部尚书,次年,李德裕第一次拜相。相位,通常总是关联着权力或事功,然而它同时也关联着种种紧张或风险,特别是在晚唐的政治氛围里。大和八年(834年),亦即拜相的第二年,他突然作了一首题叫《忆平泉山居赠沈吏部》的诗:

昔闻羊叔子,茅屋在东渠。岂不念归路,徘徊畏简书。乃知轩冕客,自与田园疏。歿世有遗恨,精诚何所如。嗟予寡时用,夙志在林间。虽抱山水癖,敢希仁智居。清泉绕舍下,修竹荫庭除。幽径松盖密,小池莲叶初。从来有好鸟,近复跃鲜鱼。少室映川陆,鸣泉对蓬庐。张何旧寮寀,相勉在悬舆。常恐似伯玉,瞻前惭魏舒。(《会昌一品集》别集卷九,236页)

从“岂不念归路,徘徊畏简书。乃知轩冕客,自与田园疏”两联看,他在相位上不免战战兢兢,因而追忆起了远在洛阳郊外的平泉山居。正像上文说的,在写这首诗的时候,他还没有踏入过这座已经营建了10来年的庄园。这就更有趣味了:也许对李德裕而言,平泉庄最大的功用并不是用来居住,而是用来遥望,用来想象,用来“追忆”,用来作宦海风波中的一叶扁舟、一角幽亭,不管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
是以我们倘若去检阅他的这些诗歌,便会发现他愈是在政治的漩涡中挣扎,愈是追忆那远在一方的平泉庄。大和九年(835年),他贬为袁州长史是如此;开成元年(836年),出任滁州刺史、第三次出任浙西观察使时是如此;开成二年(837年),任淮南节度使时是如此;开成五年(840年),奉诏入朝时还是如此。但奇怪的是,不论在什么时候,将平泉庄与政治仕途放在他面前供他

选择时,他却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开成初年,他一再追忆平泉庄,情见乎词。开成五年(840年),武宗初立,他奉诏从南方北还,刻意留宿平泉庄,却匆匆而去。《唐语林》这样记载道:“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,切欲大用,虑为人所先,且欲急行,至平泉别墅,一夕秉烛周游,不暇久留。”(王说《唐语林》卷七,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,232页)这段记载也许不免有点戏剧化,但显得很真实。毫无疑问,“一夕秉烛周游”向我们展示了李德裕对故园的痴迷。可是,“虑为人所先,且欲急行”,又显现出他心目中别有更具分量的东西;果然,他入京之后,即得以拜相。

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讲,李德裕是一个极具慧根之人。他对于生命中的种种镜花水月有着极深切的体会,然而却又无法割舍权力或事功的诱惑。当大中二年(848年),他被贬至潮州这个极遥远的南方时,他书写了一生中已然反复书写的主题。《旧唐书》本传是这样说的:“初贬潮州,虽苍黄颠沛之中,犹留心著述,杂序数十篇,号曰《穷愁志》。”(刘昫等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七十四,中华书局1975年版,4528页)还摘录了其中的那篇《论冥数》:

仲尼罕言命,不语神,非谓无也,欲人严三纲之道,奉五常之教,修天爵而致人爵,不欲信富贵于天命,委福祿于冥数。昔卫卜协于沙丘,为谥已久;秦塞属于临洮,名子不悟。朝歌未灭,而国流丹鸟;白帝尚在,而汉断素蛇。皆兆发于先而符应于后,不可以智测也。周、孔与天地合德,与神明合契,将来之数,无所遁情。而狼跋于周,凤衰于楚,岂亲戚之义,不可去也,人伦之教,不可废也。条侯之贵,邓通之富,死于兵革可也,死于女室可也,唯不宜以饕餮,此又不可以理得也。命偶时来,盗有名器者,谓祸福出于胸怀,荣枯生于口吻,沛然而安,溘然而笑,曾不知黄雀游于茂树,而挟弹者在其后也。(同上)

李德裕对“平泉木石”的一再书写都只是在给这段文字作注脚:他知道“冥数”的无可逃避。平泉木石的意蕴亦因此而丰厚起来,凝结为可以穿越时代而不渝的意象。

然而,他终究没有守护在平泉庄之中,而是在政治漩涡中南辕北辙、渐行渐远。金代诗人田特秀《成趣园诗》用这样一句来诠释:“君不见,平泉树石名九州,主人万里著穷愁。”(《全金诗》第二册,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,372页)相形之下,李德裕声称自己“我有爱山心,如饥复如渴;出谷一年余,常疑十年别”(《会昌一品集》别集卷九,237页)终究只是言辞。他只是一再地遥望与追忆。从而,平泉木石恰似菲茨杰拉德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里的那缕绿光,仿佛触手可及,却又远在天边。它是李德裕精神世界的终极之所。

奢与妄:“平泉木石”的另一重意蕴

千不该万不该的是,李德裕在《平泉山居诫子孙记》中还说了这样一段话:

留此林居,贻厥后代。鬻吾平泉者,非吾子孙也;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,非佳士也。吾百年后,为权势所夺,则以先人之命泣而告之,此吾志也……唯岸为谷,谷为陵,然后已焉,可也。(《会昌一品集》别集卷九,231页)

本来,这虽然似乎自私了点,但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文学化的表达,寄寓着李德裕个人对平泉木石的珍爱。但是,他的子孙却因此而遭来杀身之祸。《旧五代史》记载:

洎巢蔡之乱,洛都灰烬。全义披榛而创郡邑。李氏花木多为都下移掘,樵人鬻卖,园亭扫地矣。有醒酒石,德裕醉即踞之,最保惜者。光化初,中使有监全义军得此石,置于家园。敬义知之,泣谓全义曰:“平泉别业,吾祖戒约甚严,子孙不肖,动违先旨。”因托全义请石于监军。他日宴会,全义谓监军曰:“李员外泣告,言内侍得公醒酒石,其祖戒堪哀,内侍能回遣否?”监军忿然厉声曰:“黄巢败后,谁家园池完复,岂独平泉有石哉?”全义始受黄巢伪命,以为诟己,大怒曰:“吾今为唐臣,非巢贼也。”即署奏笞毙之。(《旧五代史》卷六十,中华书局1976年版,806-807页)

李德裕之孙李敬义因这平泉庄的这一方醒酒石而被杀。这就使得李德裕当初的那一纸诫约显得格外扎眼。

事实上,李德裕多次在江南一带为官,每次游宦江南,都

会罗致各种树石。当李德裕权倾朝野之时,海内官员又往往进献各类珍木奇石。这就有了一丝奢靡的气息。唐代康駉《剧谈录》卷下“李相国宅”条云:“初,德裕之营平泉也,远方之人多以土产异物奉之,故数年之间无物不有。时文人有题平泉诗者:‘陇右诸侯供鸟语,日南太守送花钱。’威势之使人也。”(傅璇琮《李德裕年谱》引,258页)讽刺的意味非常明显。唐代的水运虽然已极可观,但“耗九存一”,即使用来运米,国库的耗费也“至可惊人”,安史之乱后,漕运尤其艰难(参见岑仲勉《隋唐之漕运》,《隋唐史》,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,135-136页)。可以这样说,一旦进入水运系统,不论所运何物,本质上都变成了奢侈品。武则天时,“采木江岭,所费万亿”,李德裕生当安史乱后,广罗珍木奇石花费的代价可想而知。

但这些珍奇的平泉木石终究难逃兵燹,亦难逃流落的命运。正像奉诚园被用来“象征世间财富和荣耀都是昙花一现的”(杨晓山《私人领域的变形: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》,文韬译,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,14页)一样,李德裕的平泉庄也被后人作此评价。宋人的笔记,像《唐语林》《贾氏谈录》《云麓漫钞》都记载了平泉木石的命运。花木只剩下雁翅桧、珠子柏、莲房玉蕊等等,而怪石则多为有力者攫取而去。像园内的礼星石、狮子石被陶学士徙置到自己的梁园别墅里,而醒酒石则为李德裕的孙子带来了杀身之祸。讽刺的是,这些石头上据说都刻有“有道”二字。杜绾《云林石谱》云:“平泉石出自关中,产水中。李德裕每获一奇,皆镌‘有道’二字。顷年,余于颍昌杜钦益家赏一石,双峰高下……扣之有声,尚是平泉庄故物也。”(杜绾等《云林石谱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,9页)这样,平泉木石世代为李家所有便成为了一个妄念。苏轼在他的《雪浪石》一诗中这样写道:

洛阳泉石今谁主?莫学痴人李与牛。(冯应榴《苏轼诗集合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,1888页)

而清人孙岳颂亦在《明孙克弘摹米氏研山图》中说道:

余既为题其卷后,而手摹米氏研山图及元章易宅事于左方,合为一帙,以见古人雅好之同。若僧孺、德裕辈所聚洛阳泉石,一朝失势,遂成瓦砾,无复后人仰止之思,则几于悖矣。(孙岳颂《佩文斋书画谱》卷八十七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)

毫无疑问,平泉木石成了

过眼云烟,李德裕的执念只堪嘲笑。

平泉木石代表了“奢靡”与“痴妄”。李德裕正是“牛李党争”的关键人物,在他之后,唐王朝恰如昏昏落日,走向黑夜。考虑到这个事实,宋以后士人的道德批判似乎显得有理有据。而李德裕的一生之中,对表征了奢与妄的平泉木石一再地进行追忆、书写,则不妨说,显露了人性深处追怀自然丘壑的欲望——尽管这一自然丘壑是人造的,极其奢侈。

结语

萨莫瓦约曾试图以“追忆”的思路总体介绍互文性的各种特征:“互文性又何尝不是对文学本身的追忆呢?在忧郁的回味之中,文学顾影自怜,无论是否定式的还是玩味式的重复,只要创造是出于对前者的超越,就是对文学本身的憧憬。”(萨莫瓦约《互文性研究》,邵炜译,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,2页)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赞同他对互文性与文学的这种解读。但是,在我们所见识过的文学现象里,说“追忆”是最具有文学意味的行为之一,必将获得很多人的共鸣。如果追忆基于同一对象反复出现,那么这些追忆彼此之间将构成“互文”,编织在追忆者的一生里。而且,每一次追忆又与他的“当下”相连,在共时的维度里彼此照映或彼此隔离。平泉木石便在李德裕的不断“追忆”之中形成互文。

正如前文所说,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讲,李德裕是一个极具慧根之人,他对于生命中的种种镜花水月有着极深切的体会;这种体会在他晚年写《论冥数》的时候达到了顶点。因此,平泉木石在他生命中扮演的地位就值得格外注意。有必要再次指出,他第一次追忆平泉木石的时候,还不曾在平泉庄里居住过,而且,终其一生,他很少住在那里。他的爱是如此深沉,为了宦海仕途,他却又情愿牺牲自己对平泉木石的真正占有。这透露了一些极有启发性的信息。最终,平泉庄与其说是一个居住之所,毋宁说是一个眺望、追忆之所,是李德裕宦海生涯中的精神寄托,但在人事变迁之中,它却代表了“奢”与“妄”。不论是李德裕自己的生平出处,还是平泉木石的成与坏、残破与流离,似乎都变作了一种矛盾、讽刺的存在。

这折射了生命、欲望与意义的纠缠。李德裕不是个案。

(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)